

DOI: 10. 13288/j. 11-2166/r. 2021. 09. 002

芳香中药“以气（香）用事”探析

赵海平，康林之，罗云，方玲，张清，杨明[✉]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兴湾大道 818 号，330004

[摘要] 芳香中药之“香”是对其性状与性能的双重标识，“以气用事”也即“以香用事”。“以气用事”之术语虽出现较晚，但其理论构建却源远流长。“香”既是对其辟、散、通、化等作用性质特点的高度概括，又与四气、五味等性能参照为用，综合指导其以“气（香）”用事的实践应用。同时，对以“气（香）”用事的研究探索，从物质基础、药理活性及作用机制方面印证了“香”的客观性，丰富了其现代理论内涵，为中医香疗学的理论发展及现代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 芳香中药；香；以气用事；中医香疗

凡能挥发浓馥香味的中药，均可称为芳香中药，古代医家常称之为“芳草”或“香木”。在绵亘古今的医疗实践中，部分方剂中芳香中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主导疗效的作用。随着国外芳香精油的兴盛发展，以及芳香中药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大量应用，芳香中药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1]。如何厘清芳香中药在中医香疗学中内服与外用的理论脉络，如何以中医药理论指导芳香中药挥发油的香疗应用并拓宽中医香疗学的现代发展空间，都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我们结合现有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总结如下。

1 “香”是芳香中药性状与性能的双重标识

香，指人们通过嗅觉所感受到药物芳香气味的总称。《素问·六节脏象论篇》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其中五气即五臭，臭是嗅觉所闻到的香、臭之气。唐代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注释“五气”为腥、臊、焦、腐、香。中医香疗法正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借助芳香中药的芳香物质对人体生理、病理及心理方面所特有的干预作用，施于局部或全身，发挥预防、治疗或康复疗效的一种传统自然疗法^{[2]1}。芳香中药注重以“气”用事，此“气”首先是指中药质量鉴定指标（形、色、气、味等性状）中的气，以“香”气最为重要；其次指阐释芳香中药纠偏特性

的药性之“气”，以概括其辟秽、散邪、通窍、化湿等作用性质。如此，芳香中药之“气”类同五味之“味”，不再单纯标示芳香中药的性状，也标示其独特药性。芳香中药以“气”用事，即以“香”用事^[3]，指芳香中药之“香”，或入腠理，或走经络，或达脏腑；进而用事（即取效）于或祛邪，或扶正固本，或协调脏腑经络功能。而将“香”列入药性理论并做系统阐述的则首推明代贾所学《药品化义》，即“香能通气，能主散，能醒脾阴，能透心气，能和合五脏”。

经查阅历代本草著作，以气用事作为名词术语，在近代名医张寿颐《本草正义》中论述较多，如“香附，辛味甚烈，香气颇浓，皆以气用事，故专治气结为病”“木香芳香……以气用事，专主气滞诸痛”“芎藭……气颇芳烈……以气用事，升发之力殊猛”；同时也载通草“无气无味，以淡用事，故能通行经络，清热利水”。其中，“以淡用事”之“淡”既体现通草的真实气味，也表示其能渗能利。而“以气用事”与之并举而述，自然也从药性的角度反映芳香中药“性-效-用”的应用特点。由此，为以“气（香）”阐释芳香中药之避、散、通、化等作用性质的药性理论提供了佐证。

2 “以气（香）用事”理论构建历程

2.1 起源与积累阶段（远古—先秦时期）

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熏燎、艾蒸和酿制香酒及香疗专职人员分工的记载，至周代已有佩带香囊、沐浴兰汤的习俗《周礼》有薰香防治害虫的

基金项目：江西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20194ABC28009）

✉ 通讯作者：yangming16@126.com（0791）87118108

描述,《离骚》所载 44 种香草大多可供药用。《山海经》载薰草“佩之可以已疴”,是佩香疗法较早的文字记载^[4]。另外,还有《孟子》中“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及《庄子》中“越人熏之以艾”的记载。

2.2 理论形成与发展阶段(秦汉—晋唐时期)

随着理论探索的逐步深入,经典医药学著作载芳香中药的品种及方剂增多,如《黄帝内经》已从方剂配伍、药性理论出发,运用芳香药物进行辨证论治。《神农本草经》载药 365 种,芳香药物约占 10%^{[2]3},《新修本草》补充了苏合香、阿魏、安息香、龙脑香等外来香药;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共载百和香方、熏衣香方、裹衣香方等熏香方 12 首^[5];《海药本草》收载青木香、荜茇、白豆蔻、丁香、零陵香等 50 余种外来香药。可见此阶段芳香中药的应用形式更加丰富。

2.3 理论总结与完善阶段(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芳香药物的中外交流达到了高峰,品种及方剂大量增多,如《开宝本草》《证类本草》等收录艾叶、麝香、乳香、龙涎香等香药百余种。《太平圣惠方》中以香药命名的方剂达 120 首。《圣济总录》中以香药作丸散汤剂之名甚丰,以木香、丁香为丸散之方就多达上百首。《普济方》专列“诸汤香煎门”,载 97 方,较全面地总结了 15 世纪以来的中医香疗经验。明代《本草纲目》对芳香药物的记录更加全面,载“香木”类 35 种,“芳草”类 56 种,并介绍了涂法、擦法、扑法、吹法等多种给药方式^[6]。清代吴师机《理渝骈文》载外治膏药常以芳香药物为主,“率领群药开结行滞,直达病所,俾令攻决,无不如志”,其理论使中医香疗学的研究与实践产生了质的飞跃,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2.4 理论创新阶段(近现代至今)

“芳香疗法(Aromatherapy)”最早由法国 Rene Maurice Gattefosse 首次提出,也即精油疗法^[7]。中医学虽无此概念,但芳香中药以“气(香)”用事的实践与理论总结历史悠久,且目前已成为祛病保健、调理情绪、增强活力、美容塑身的有效方法^[8]。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积极挖掘中医香疗宝库,开展以“气”用事的理论、机制研究,加强中药香疗产品研发,必将给中医香疗学的开拓和创新带来突破。

3 以“气(香)”用事的主要功效

芳香中药既可通过内服或外用方式对疾病发挥

治疗作用,也能通过嗅“香”对人体心理或(和)生理状态发挥调节作用^{[2]27}。其主要功效有以下 6 个方面。

3.1 避秽防疫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言“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芳香中药多能辟除秽浊邪气,鼓舞正气,达到养身防病、治病的目的。古人常用麝香、檀香、苍术、迷迭香等作薰香、佩香、浴香、枕香使用,以防病祛邪。

3.2 解表散邪

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谓“凡药香者,皆能疏散风邪”,“凡芳香之物皆能治头面肌表之疾”。芳香中药多具疏散之性,能走肌表而开毛窍,祛除头面肌表六淫之邪,如紫苏、菊花、山腊梅、芸香草等,具疏散表邪、解除表证之功。

3.3 化湿醒脾

《本草正义》载“芳香能助中州清气。”《本草纲目》言“中焦气滞宜芳香,以脾胃喜芳香也。”芳香中药多辛温香燥,善舒畅气机、宣化湿浊、醒脾助运,如苍术、厚朴、广藿香、鸭脚艾等能芳香化湿,木香、檀香、炒麦芽等能悦脾开胃。

3.4 宣闭开窍

宣闭开窍药香气浓郁,走窜之性较强,通达宣行,能入心窍,开窍启闭,苏醒神志,如麝香、苏合香、安息香、薰陆香等为宣闭开窍的急救常用药。

3.5 通窍止痛

芳香中药行散走窜,芳香上达,通窍止痛,如辛夷、白芷、羌活、薄荷等上行头目、通窍止痛,宜治鼻塞、鼻渊、头痛等。

3.6 行气活血

宋代陈自明在《外科精要》中言“气血闻香则行……大抵疮疡……得香之味,则气血流行。”芳香中药走窜通达,善行气消滞、活血通经,如香附、乌药、玫瑰花等芳香疏泄、行气活血、通经止痛,乳香、没药、白芷等均为治疮疡常用之品。

4 “香”与其他性能参照为用

4.1 “香”与四气

《本草经疏》云“凡香气之甚者,其性必温热。”木香、苍术、厚朴、肉桂、肉豆蔻等皆属温热之品;部分芳香之品性属寒凉,如金银花、茵陈、青蒿等;平性者也占一定比例,如佩兰、枫香脂、没药、荷叶等。

4.2 “香”与五味

芳香中药多标辛味，芳香透散之效突出，如《本草经疏》载“藿香禀清和芬烈之气，故其味辛”，《本草乘雅》谓佩兰“臭香，味辛，气化中药也”。古人将“辛”“香”并提，以示其药性特征，说明芳香中药升散走窜之性与辛味“能行、能散”特性相类似，但并非因具芳香之气而标以“辛味”，也并非“辛味”药物都具芳香之气，而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中药的药性，彼此独立而又密切联系。正如《圣济经·审剂篇》言“物有气臭，有性味……交取互用，以为虚实补泻之法”^[9]。

4.3 “香”与归经

《素问·金匱真言论篇》云“中央色黄，入通于脾，……其臭香”；《本草纲目》载“杲曰：‘芳香之气助脾胃’”；《药品化义》谓“香气入脾”；《本草求真》载“气塞宜通，在心与肺，则有宜于熏香、安息香；在脾，则有宜于川芎、香附”。故芳香中药主要通过脾胃，以“香”的中正之气，逐偏颇之“邪”，故其以归脾、胃、肝、肺、大肠经为多，心、肾次之^[10]。

4.4 “香”与升降浮沉

藁本“辛温香燥，性味俱升，善达巅顶”；薄荷“轻扬升浮”“质轻宣扬，疏散风热，宣散透疹”；木香“乃三焦气之药，能升降诸气”（《本草纲目》）；丁香尤善降逆，“最止呕啰”（《玉楸药解》）；“川芎，上行头目，下调经水，中开郁结”（《本草汇言》）。其中，“香”而辛、甘，偏温或热者，多具升浮之性“香”而酸、苦、咸，偏寒或凉者，多具沉降之性。

4.5 “香”与毒性

部分芳香中药辛香燥烈、香窜散气，有耗气伤阳、夺血伤阴之虞。如朱震亨《局方发挥》载香药“香窜散气”，应用不当“无不被祸”，不宜“多服、久服、常服”，否则必会有伤阴、耗液、劫血、助火之弊。《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中也屡称“香燥泄气”“凡血液枯槁，大忌香燥”“虚质不可专以辛香”，“诸香皆泄气，沉香入少阴肾，疏泄肾气，尤为劳怯忌用”。

5 “以气（香）用事”的现代研究探索

5.1 “香”之物质基础

芳香中药的来源多以芳香植物为主，其“香”

的物质基础主要为挥发油，芳香性气味成分通常由数十种挥发性成分组成，包括烃类、醇类、醛类、酮类等多类化学成分，常见的代表性挥发性成分有苧烯、芳樟醇、柠檬醛、薄荷酮、百里香酚、薄荷醇、7-反式茴香脑、乙酸香叶酯、肉桂酸等^[11]。

5.2 “香”之药理学活性

芳香中药有效成分挥发油多是小分子物质，脂溶性强，容易被机体吸收。主要药理学活性有：1) 抑菌、抗炎、抗病毒。如枫香重油和枫香精油具有较强和较广泛的抑菌作用^[12]，野菊花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抗炎活性^[13]，荆芥挥发油对流感病毒感染小鼠有良好的保护作用^[14]。2) 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如益智仁挥发油具有益智健脑作用，其机制与调节大脑皮质和下丘脑神经递质 L-谷氨酸及 γ -氨基丁酸（GABA）含量及上调大脑皮质及海马部位的 GABA 的 A 受体表达有关^[15]；北缬草挥发油具有明显的镇静作用^[16]。3) 调节消化系统。如高良姜挥发油可降低小鼠胃溃疡指数，提高溃疡抑制率^[17]；砂仁挥发油具有优于雷尼替丁的抗消化性溃疡作用，可防止溃疡的产生和复发^[18]。4) 调节心脑血管系统。如川芎挥发油具有升高血清总胆固醇，调节心脑血管功能作用^[19]；香芹酚能有效缩小心肌缺血-再灌注后心肌梗死面积，保护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20]。5) 调节呼吸系统。如陈皮挥发油对豚鼠药物性哮喘具有保护作用^[21]；研究发现^[22]，肉桂、丁香、香薷、荆芥等 10 味芳香中药的挥发油不仅在预防和治疗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干预改善作用，同时有助提高后期患者生活质量。6) 其他作用。如艾叶^[23]、鹅不食草^[24]及一枝蒿^[25]的挥发油均具抗过敏作用，西洋蓍草精油抗氧化作用明显^[26]。

5.3 “香”之作用途径

5.3.1 口服途径 “香”的活性物质与常规内服药的吸收转运途径相同，主要通过胃肠道上皮细胞转运。一般而言，芳香类成分脂溶性较强，通常具有较高的被动转运量^{[27]126}。

5.3.2 嗅觉通路 芳香中药的“香”进入鼻腔，激发嗅觉感受器电位，经传导通路逐级传至嗅中枢，致特定脑区活化，以改善认知能力和调节情绪等，该机制已被有关研究证实^[27]。另外，“香”的活性物质亦可经肺泡气体交换进入血循环，作用于相应靶区^[28]。

5.3.3 心理学假说 人体的杏仁核、边缘系统及

相关脑区对情绪有调节作用,不同的气味存在一侧的优势激活^[29],进而影响人体对情绪的处理。同时,大脑也会记忆不同气体所激发的动作电位。有学者通过情绪测评发现气味本身对人情绪的影响是次要的,而重点在于诱导人体产生相应的心理和生理反应^[28,30]。

5.3.4 皮肤黏膜吸收 透皮吸收包括扩散、穿透、渗入及吸收四个环节^[28],而芳香中药因所施对象不同会有进入皮肤组织或深或浅的差别,如有时仅希望芳香物质被吸收至皮肤组织表面,有时则是通过透皮吸收进入皮肤组织深层或参与体液循环^[31]。有些芳香中药也常被作为透皮促渗剂使用,如亚洲薄荷油、柠檬油、香紫苏油等^[32-33]。

6 结语

芳香中药之以“气”用事,即以“香”用事。“香”作为其主要性能之一,与四气、五味等参照为用,综合指导着其实际应用。而对以“气(香)”用事的研究探索,既印证了其“香”的客观性,又丰富了其现代理论内涵。然而,面对目前社会需求日渐增长,但中医香疗理论突破较少并略显滞后的现象,如何深入推进中医香疗事业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初步梳理,以期能为中医香疗理论的发展及新产品研发提供一定支撑。

参考文献

- [1]陈春宇,董汉玉,纪瑞锋,等.基于中医药理论的芳香类中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作用探讨[J].中草药,2020,51(11):3051-3061.
- [2]杨明.中医香疗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 [3]张廷模.张廷模临床中药学讲稿[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32.
- [4]杜建.芳香疗法源流与发展[J].中国医药学报,2003,18(8):454-456.
- [5]丁洁韵,金芷君.中国传统熏香方药及作用考[J].中医文献杂志,2010,28(2):12-14.
- [6]王荣华,张艳,张倍倍,等.芳香疗法的应用现状[J].全科护理,2018,16(35):4368-4370.
- [7]李芷悦,李峰,张煜,等.中西医“芳香疗法”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7,14(28):93-96.
- [8]崔莹雪,赵百孝.艾灸与芳香疗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10):1548-1551.
- [9]张森,霍海如,王朋倩,等.辛味药性理论溯源与现代研究评述[J].中草药,2018,49(3):505-511.
- [10]部环宇,王秀莲.芳香性中药与脏腑关系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1):1530-1533.
- [11]苗青,赵祥升,杨美华,等.芳香植物化学成分与有害物质研究进展[J].中草药,2013,44(8):1062-1068.
- [12]覃晓,李炎,王玲,等.枫香脂挥发油抑菌性试验[J].中国药业,2020,29(1):7-10.
- [13]蒋征奎,李晓,罗彬,等.野菊花挥发油抗炎镇痛作用[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5,21(16):124-127.
- [14]汤奇,杨发龙,曾南,等.荆芥挥发油及其主要成分抗流感病毒作用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2012,28(2):28-31.
- [15]崔开宇,王平,游秋云,等.益智仁挥发油对大鼠快动眼睡眠剥夺恢复后脑组织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含量及其受体表达的影响[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19(4):223-227.
- [16]金昶,王纪伟,赵忠伟.北缬草挥发油镇静作用的研究[J].自然科学,2020,8(1):43-47.
- [17]王海燕,刘亚明,牛欣,等.高良姜油抗实验性胃溃疡作用及其机制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11,19(2):71-74.
- [18]黄强.砂仁挥发油抗消化性溃疡及其复发的机理探讨与胃黏膜疏水性的相关性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医学院,2009.
- [19]季芳,黄国兴,阮琴,等.阿魏酸和川芎挥发油对大鼠实验性高脂血症的不同影响[J].中国药师,2007,10(7):634-637.
- [20]王妍军,王东文,吴明营,等.香芹酚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及相关机制[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8,17(18):1911-1914.
- [21]徐彭.陈皮水提物和陈皮挥发油的药理作用比较[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1998,10(4):172-173.
- [22]罗晶,殷宁,黄小英,等.芳香中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用机制探究[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32(3):66-73.
- [23]赵志鸿,王丽阳,郑立运,等.艾叶挥发油对HBV的抑制作用[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50(2):301-304.
- [24]贾晓顺,张颖颖.鹅不食草挥发油研究进展[J].山东化工,2018,47(16):66-68.
- [25]徐云,刘燕,史玉柱,等.一枝蒿挥发油抗炎、抗过敏作用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7,40(6):805-809.
- [26]ABDOSSI V, KAZEMI M. Bioactivities of Achillea millefolium essential oil and its main terpenes from Iran[J]. Int J Food Prop, 2016, 19(8):1798-1808.
- [27]SAVIC I. Imaging of brain activation by odorants in

- humans[J]. Curr Opin Neurobiol ,2002 ,12(4) : 455 – 461.
- [28]李玉坤 ,刘大胜 ,任聪 ,等. 中医芳香疗法的研究进展 [J]. 中国中医急症 2020 29(1) : 178 – 181.
- [29]BRAND G , MILLOT JL , HENQUELL D. Complexity of olfactory lateralization processes revealed by functional imaging: a review [J].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01 ,25(2) : 159 – 166.
- [30]CAMPENNI CE , CRAWLEY EJ , MEIER ME. Role of suggestion in ongr-induced mood change [J]. Psychol Rep 2004 94(3e) : 1127 – 1136.
- [31]梅家齐. 芳香脂质的透皮吸收分析 [J]. 香料香精化妆品 2010(4) : 63 – 65.
- [32]张泰. 芳香性中药成分透皮吸收促进作用的研究进展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6) : 2589 – 2592.
- [33]黄罗生 ,顾燕飞 ,李红. 中药挥发油及芳香性药物的研究进展 [J]. 中国中药杂志 2009 34(12) : 1605 – 1611.

Discussion on Chinese Aromatic Medicinals based on Theory of “Use *Qi* (Fragrance) to Play a Role”

ZHAO Haiping , KANG Linzhi , LUO Yun , FANG Ling , ZHANG Qing , YANG M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Nanchang , 330004

ABSTRACT The “fragrance” of Chinese aromatic medicinals represents its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properties and actions. The term of “use *qi* nature to play a role” , that is “use fragrance to play a role” , appears late but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fragrance” fully reflects the dispelling , dispersing , unblocking and transforming effects pertain to aromatic medicinals , and can guid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romatic medicinals under the theory of “use *qi* (fragrance) to play a ro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operties and actions of four *qi* and five flavors. Simultaneously , researches to explore the material basis ,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use *qi* (fragrance) to play a role” have been conducted , which have confirmed the objectiveness of “fragrance” and have enriched its moder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heory and modern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omatherapy.

Keywords Chinese aromatic medicinals; fragrance; use *qi* to play a role; Chinese aromatherapy

(收稿日期: 2020 - 07 - 29; 修回日期: 2021 - 02 - 03)

[编辑: 贾维娜]